

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警示「佔中」違法必懲

馬彥

對於激進人士違法佔領中環交通要道的行為，警方昨晨果斷採取清場行動，拘捕違法集會人士，不但有效維護了中環金融中心秩序，更向社會傳達了有法必依、違法必懲的強烈信息。對於激進人士策動的違法「佔中預演」，公然破壞社會秩序，煽動暴民政治歪風，社會各界在強烈譴責的同時，更應支持警方的嚴正執法，向「佔中」人士發出明確警告，令他們不要以為違法行動不用承擔刑責。這不但是捍衛香港法治，也是維護社會整體利益。

學聯與學民思潮前日七一遊行結束後，發起通宵預演「佔領中環」行動，約2千名市民參與佔領中環遮打道。警方多次向集會人士勸喻和警告不果，最後在凌晨3時展開清場行動，其間共拘捕500多名集會人士，他們涉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及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

警方清場合法合理

學聯和學民思潮早已表明，會以佔領方式堵塞中區要道，公然挑戰法治，有關集會並無知會警方，亦明顯對社會秩序構成影響，警方果斷清場拘捕示威者，不但合法合理，而且非常必要。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8條《非法集結》規定，「凡有3人或更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條例進一步訂明，任何人如參與非法集結，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監禁3年。

另外，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治罪條例》第23條《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或其他依法執行公務的人》規定：「任何人抗拒或阻礙依法執行公務，或獲合法授權或合法受僱執行公務的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執行任何公務，或抗拒或阻礙他人合法地協助上述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執行任何公務，均可處罰款\$1000及監禁6個月。」集會人士蓄意佔據馬路，擾亂中區交通，警方已給予充足時間讓集會人士散去，但集會人士並無理會，警方根據條例依法辦事，盡快恢復有關路段，有效保障了中環核心金融區的交通和秩序。

集會人士對警方的勸喻和警告不予理會，集會期間以言語和行動多次挑釁前線警務人員，被捕後又以各種理由和要求刁難警方，肆意衝擊警權，態度十分囂張。從集會開始到清場，警隊一直表現克制，面對集會人士的辱罵，都能保持冷靜，做到罵不還口，堅持公平公正，再次顯示警隊是一支優秀的紀律部隊。然而，有集會人士在現場堅持拒絕離開，又指在黃竹坑拘留期間，未能接觸律師及未有安排飲食、拘留時間過長等等；有人又記錄一些按正常程序處理拘捕行動的警員編號，挑釁正在執法的警員。

警方當日的拘捕行動，已顧及集會人士的人身安全，未有使用任何工具，徒手將示威者移離現場。警方在數小時內執行逾500名被捕人士的調查程序，包括錄取口供和搜集證據等，處理需時；被捕人士最終亦獲派食物、飲水，並可見律師，這些情況顯示，被捕人士對警察的投訴都是無事生非。被捕人士自恃反對派律師撐腰挑戰警權，對違法聚眾、堵亂中區秩序的行徑熟視無睹，反而投訴警方侵犯人權，這說明被捕人士惡人先告狀。

「預演」暴露「佔中」危害性

「佔中」發起人陳健民稱，今次行動是「佔中」演練，以便計算警方完成抬走示威者的時間。民主黨立法

會議員何俊仁又指，這是小規模預演「佔中」。必須指出的是，2千人參與的「佔中」行動，警方耗費大量警力，最終在昨晨8時才清場完畢，回復中區秩序，但中區交通亦已受到影響，包括30多條巴士線及小巴線，完全暴露出「佔中」的危害性，倘若如另一「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的目標，召集一萬人甚至更多人「佔中」，屆時全港交通將自中環逐步向九龍新界癱瘓，經濟活動停頓，其對香港社會秩序的破壞、法治的衝擊，以及金融地位的損害，將更為深遠。法治是香港社會核心價值，不容許任何人以違法佔領手段要挾政府和廣大市民達到政治目的，但現時一些青年人仍未意識到違法對前途的危害，警方對違法集會人士一律採取拘捕行動，向社會發出了強烈信息，只要觸犯法例，必須接受法律制裁，任何人不應以身試法。

利用警方的克制，漠視警方的警告，甚至搬弄人權挑戰警權，以「曬馬」、「佔領」等粗暴方式威嚇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實際就是衝擊本港法治，絕對不能姑息縱容。前線警員面對激進人士的謾罵和挑釁都忍辱負重，堅持不偏不倚執行職務，就是維護香港法治和廣大市民的切身利益。對於違法及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警方必須嚴格處理，依法檢控違法人士，維持香港治安及確保社會正常運作，社會各界更應支持警方的執法行動，共同向激進歪風說不。

必須保住香港管治權

資深傳媒人 梁立人

香港回歸17周年之際，政改之爭越演越烈，多個激進反對派組織更揚言要提早發動「佔領中環」。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你死我活的奪權之爭即將打響第一槍，要平息這場風暴，最簡單的辦法當然是滿足「佔中」人士要求，給他們「公民提名」，不過這樣一來，等於給反對派奪權大開方便之門，讓他們可以挾持民意，選出外國的代理人為特首，隨之而來的是無休無盡的對抗，最後達至「港獨」的目的。

反對派全力奪權

這絕非聳人聽聞之談，以今日香港的形勢，反對派在輿論上佔有優勢，在司法界有不少心懷叵測的同情者，加上國際反華勢力在幕後強力支持，發動「顏色革命」比其他地區來得更簡單方便，一夜變天並非天方夜譚。要平息這些亂象，要付出的代價難以想像，香港的百年基業，極可能就會湮滅在這翻雲覆雨之間。

退而求其次，我們也可以保持現狀，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所謂有商有量，和和氣氣。不過，先別說對方不一定領情，就算他們領情，這種情況也不可能長期維持，因為現時在香港搞事的人，其企圖不在增進民主，最終目的仍在奪權，甚至挑戰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環球時報》早前發表社評，批評從搞「公投」至組織「七一遊行」，再到籌劃「佔中」，香港的激進反對派似在「千方百計」打造「戰車」，要與中央及全國民眾對撞。港人應看清網上有關「佔中」及「佔領深圳及天安門」的呼籲，其實是極端力量意圖攪亂國家的動作。可以說，香港的搞事分子對他們的目的已不加掩飾，發生在其他地區的顏色革命已用持久戰的形式展開，不把治權交出來就來個一拍兩散。

由此可見，形勢逼人，我們根本沒有選擇，若要保住香港管治權，只有奮起和香港的搞事分子一戰，現在開始，仍可保有一個完整的香港，若這種情況拖延下去，由於香港經不起長期折騰，就算能保住管治權也會落得個「五勞七傷」。其實，香

港人向來有愛國的傳統，反對派之所以能撒豆成兵，有恃無恐，原因有三。

一，香港回歸以後，除了換了個特首，上層建築基本沒有變動，尤其是在司法界，仍保有接近完整的親西方勢力，成為「一國兩制」咽喉裡的一根刺，嚴重影響了特區政府的管治。

二，在政治上，太過倚重港英舊臣及香港的有錢人，難道香港真的沒有其他人才嗎？相反，傳統的愛國人士和基層老百姓，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禮遇。此消彼長，才會為反對派翻雲覆雨，成為操控民意的工具。

三，在港英統治時期，香港的政治大局操縱在英國人手上，香港本土只有執行者，缺乏有前瞻性的政治人才，由政府官員去推行愛國教育幾乎是間道於盲。香港現時高舉龍獅旗，大喊「香港獨立」的不少是十七八歲的年輕人，由此可見一斑。

對政治流氓不能一味忍讓

要保住香港管治權，我們就得正視現實，該給的給，該收的收，該換的換，該變的變，「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惟有撥亂反正，香港才有真正的回歸。

第一，香港的上層建築必須改變，不但特首要愛國，所有香港的管治者包括司法界都要愛國；第二，改變嫌貧愛富的政界歪風，倚靠真正愛國的基層大眾，讓他們自覺成為維護「一國兩制」的長城；第三，投入資源建立加強愛國教育的平台，均衡香港的輿論；第四，完成二十三條立法，保證香港的民主發展不受外來干擾，維護國家安全。

當然，要讓香港回歸正軌不能一蹴而就，但要「一國兩制」成功，就得在愛國教育方面狠下功夫，並以重典嚴懲衝擊「一國兩制」的政治流氓。若一味忍讓，以為伸手不打笑臉人，希望自己的厚道能令對手感動自動改邪歸正，那只是一廂情願的夢想。因為，反中亂港者絕不會手軟，他們攔左臉攔右臉，唱完「佔中」玩「公投」，宋襄之仁的結果只會被人打腫了臉充胖子，長了反中亂港者的志氣，滅掉愛國陣營的威風！

題。這既是歷史問題，也是現實問題。既有對二戰歷史的認識反省問題，也有當下如何立國的問題，是繼續堅持不戰的和平體制，還是要實現愛國的右翼夢。其二，則是釣魚島及其東海經濟專屬區的分歧。

日本經濟增長離不開中國

安倍為了修改和平憲法，不惜堅持製造中日緊張局勢。安倍解禁集體自衛權儘管得到美國支持，但是日本朝野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大。除了有日本婦女為和平憲法申請諾貝爾和平獎之外，作為聯合執政黨的公明黨也有強烈的不同聲音。

而中日的對抗局面已致使兩國經濟合作持續下降，2013年日本對華出口佔日本出口總額百分之18.1，比前年減少一成多，已低於對美出口。中日貿易總額亦下降百分之6.5，這是連續兩年下滑。理論上看，這種減幅是中日兩國都可以承受得了。

不過，據筆者觀察，北京和東京都不希望雙方的經濟過分受到影響。至少，北京並沒有採取經濟制裁日本的政策，對於民間抵制日貨的聲音和活動也並未給予鼓勵和支持。相反，也恢復部分經濟交流活動。

筆者相信，安倍在解禁集體自衛權取得進展後，重點將恢復修好中日關係，事實上日本經濟增長也離不開中國市場。在中國方面，當前也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中國既然在三十年前為改革開放而對日妥協，那麼今日更有力量之際又何不繼續吸引日本的技術。因此，未來中日可能仍回到小泉時代的「政經分離」。

東張西望

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6月27日與日本國土交通相太田昭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談。這是自2012年12月第二屆安倍政府上台執政後，首次有內閣成員訪問北京並與中國副總理級官員會談。筆者認為，這既是中日關係轉向的一個信號，也可能預示中日關係重回「政冷經熱」的狀態，或者「政冷經正常」的局面。

一般預料，北京會見太田昭宏，有其個人的因素。太田昭宏是安倍聯合執政夥伴公明黨代表。太田昭宏也非常重視發展日中關係。在因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而中斷日中首腦會談期間，他多次訪問中國，謀求改善兩國關係。當選黨代表之後，他明確表示，希望安倍首相把改善日中、日韓關係作為日本外交的最優先課題，全力以赴。

所以，北京給面子太田昭宏，是不奇怪的。劉延東在會談時明確表示，中國非常重視公明黨，日中關係處於艱難境地，國土交通相訪華意義不同尋常。她還表示，希望他此次訪華取得成功，為兩國關係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日本媒體猜測，中國對日本堅持強硬路線，但也有可能朝着11月亞太經合組織北京峰會時舉行首腦會談的方向，摸索緩和與日本的對立。筆者倒認為，安倍能否見到習近平，事實上還很難預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日當前的矛盾是結構性矛盾，不可能短期內消除分歧。其一，是安倍修改和平憲法以及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問

香港持續發展 有賴「一國兩制」

鄭赤琰 前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

各界人士暢論回歸十七周年系列

不少脫離殖民統治的地方都出現兵變動亂，然而，香港回歸17年來，在經濟、政治、法治、社會、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發展，成績有目共睹，不但沒有出現失序脫軌的情況，而且在原有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這完全有賴於「一國兩制」把香港回歸問題處理得法。而內地經濟的強勁動力，以及多項挺港措施，更成為港人回歸祖國的「定心丸」，是香港回歸後繁榮穩定的保證。

香港回歸已17年了，在這期間，儘管為了政制發展的問題有爭議，也因此給人一個印象，以為香港的政局已愈來愈走向不穩定的觀感。其實若以「安定與繁榮」來衡量這17年的總體表現，香港回歸不但成功，還是難能可貴的。

畢竟是要接收一個經過外來帝國統治了一個半世紀的地方，要做到香港這樣仍能繼續繁榮安定，是全球非殖民化的罕有例子。所見到的通例是持續動亂，像非洲這個最多歐洲殖民地的大陸，獨立建國後的所有國家，50年來無不兵變連年，甚至有不少獨立的第一代領袖是死於非命。直到今天，非洲仍沒法擺脫殖民地統治遺留下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教育等難以改革而又無以為繼的困擾。在亞洲，印度是世界最大的英殖民地，1947年宣布結束英國統治後，當天便陷入了持續半個世紀的動亂，先是印回兩教暴力衝突，接着印巴分家和戰爭，又接着孟加拉從巴基斯坦分裂出去，錫蘭自行獨立，也持續內亂。如果給南亞的非殖民化一個驚人的評說，單是印度便有甘地，甘地夫人與其兒子都先後送命，巴基斯坦的領袖命運也多坎坷，至於克什米爾的亂事便爆發了三場戰爭，至今仍是火藥庫。此外，還有緬甸的例子，其開國之父昂山便死於非命，國家隨即陷入亂事，軍人政權由此興起，至今仍被西方勢力視為眼中釘。

在一般殖民統治案例中，香港絕對是一個非殖民化火藥



鄭赤琰

庫的典型例子。可是過去17年來所見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法治等等的重大發展，不但沒有出現失序脫軌的情況，反而在97前的基礎上繼續向上向前發展，這完全有賴於「一國兩制」方針處理得法。

內地支援是港人「定心丸」

正是因為「一國兩制」，讓港人仍能在現有的政制架構上維持行政、立法與司法三大管治權力不變，在這政制不變的大前提下，令到港人在97前的移民潮冷卻下來，甚至還有移民回流的情況。人心安定下來後，其他經濟、政治、社會、教育、法治等的發展計劃便可從長策劃。

除了政制不變穩定人心外，香港的發展在過去17年也碰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在香港周邊的「四大經濟特區」原本就是為了要穩定港人對內地的信心而規劃的，也都成功打造出城市發展的奇跡，港人與內地的交流互動也因此帶動起來。這對於香港的安定與繁榮更是吃了「定心丸」。還有，一般後殖民時代都會出現英資群起撤走的情況，香港也不例外，不過中國的經濟動力來得快，加上中央也下定決心要香港繼續繁榮安定，在香港出現可能被英政府「抽空」的形勢下，不斷想方設法對香港作出支援的努力，自1998年的金融風暴後，個人遊、企業來港落戶、多項兩地金融措施在港落實等等，都是在政制與發展雙管齊下所打造出來的成就！

議會文明終結於何人之手？

鍾樹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添馬男者，不知何許人也，因為一直不敢以真姓名示人；此君顛倒是非黑白、指鹿為馬的本領，卻有「神來之筆」。添馬男本週一在本港某份有強烈反政府立場的報章撰文，宣稱所謂「英式議會文明正式終結」，但其內容及論據之顛倒是非黑白，教人嘆為觀止，不得不在此「推介」一下。

添馬男顛倒是非黑白

筆者引述添馬男在文中開首指出：「吳亮星在眾泛民議員包圍下強行宣布東北前期工程投票結果，然後在眾多保安護送下以逃跑方式走入電梯離開，那一個鏡頭，正式宣告1991年立法局直選後所建立的文明議會正式玩完。」對於這些描述，筆者認為既有符合事實之處，也有不實的地方。

不符事實之處是，吳亮星主席並不是「強行宣布」投票結果，有關新界東北發展的撥款討論，財委會早自5月2日已經展開，先後討論了7個會議日、15節會議時段、30個小時審議。因此，有關議題其實已獲得充分討論，議員若正經地發言，也肯定有充足的發言時間。筆者反覺得吳亮星主席處理手法過於寬鬆，遲遲不付諸表決令反對派可以時間換取空間，進行多番搗亂和暴力抗爭。

至於符合事實之處是，反對派議員像暴民般一哄而上包圍吳亮星，大聲叫囂和擲物，完全無視會議規程和秩序，主席要在保安人員護送下才能離開會議室，的確是宣布了「議會文明正式終結」。但這個「文明議會時代」，正正是終結於一眾反對派議員之手！

添馬男此君昧於事實，撰文繪影繪聲地指責建制派如何破壞議會文明，卻不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更何况是歪論。激進反對派議員才是真正破壞香港議會文明傳統的元兇，只要有留意這30個小時的會議過程，就可以看到反對派議員為阻撓新界東北發展，無所不用其極，莽招百出。例如為議員在每星期的會議上不斷提出無理的休會待續及終



鍾樹根

止辯論議案；又草擬大量內容重複、瑣碎無聊、序列形式的修正案，浪費秘書處及法律顧問的時間精力；多番重複發言不停止，更對吳亮星主席進行羞辱性人身攻擊；最後爭拗不贏，竟號召反對派衝出座位包圍主席台、向主席擲物洩憤。在這種破壞行徑下，立法會還有何尊嚴可言？還有何文明可言？

激進反對派破壞議會文明

添馬男名為「添馬」，可惜卻是「指鹿為馬」，完全無視反對派破壞議會秩序的真相，還大放厥詞賊喊捉賊，嫁禍捍衛議會秩序的建制派人士；更煽動反對派向曾鈺成主席攤牌，全線在所要求會內發動「不合作運動」，不斷提問、提修訂、提規程，務求癱瘓立法會。立法會作為反映民意、處理申訴、監督政府運作的憲制機關，角色重要，況且財委會所核議的議程更有多項涉及民生、福利和醫療的撥款，全部皆關乎弱勢社群福祉；但添馬男竟不顧市民利益，鼓吹盲目癱瘓立法會，實在令人極度遺憾。

附帶一提，添馬男在文中指出，「英式與中式維穩最大分別係中式毫無政治技巧與藝術可言，有權就去盡，完全不理食相之醜惡」。就此，筆者希望向添馬君請教一下，英國人以美國馬首是瞻，派軍隊去阿富汗和伊拉克維穩，又是否「食相優雅」及「有權就去盡」之舉？是否具備「政治技巧與藝術」的軍事行動？拍洋人馬屁自抬身價也要建基於事實，胡扯亂套只會令對方也感到羞恥。

中日或重回「政冷經熱」

資深評論員 劉斯路